

二十世纪 大人物

孔寒冰 汤炜 主编

北京出版社



20世纪
维尔·
德国人
们迅速
识，并认
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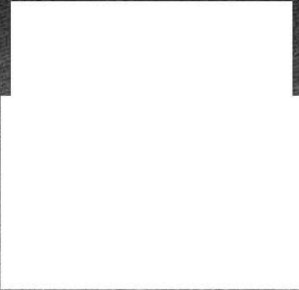
基础，对我
意义。为此，
物理学奖。

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
世纪初其他科学家提出的
念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篇
构造和分子构造



二十世纪 大人物

孔寒冰 汤炜 主编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大人物/孔寒冰 汤炜主编.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8. 1

(世纪回眸丛书)

ISBN 7-200-03192-5

I. 二… I. ①孔… ②汤… III. 政治家-生平事迹-世界-现代 N. K8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8623 号

二十世纪大人物

孔寒冰 汤炜 主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375 印张 156 000 字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200-03192-5
K·325 定价: 10.00 元

内 容 提 要

回首百年，成败兴亡，俱成往事，本书简明地记叙了本世纪一些“风流人物”的喜怒哀乐、坎坷沉浮故事。本书没有将本世纪的伟大人物尽收集中，因为这些“名流”身后的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体。本书的描述简约、真实，希望读者能够感受到这些人物所代表的时代走向，了解过去，为了明天。

“世纪回眸”丛书编委会

策 划：赵永清 孟 捷

主 编：赵永清 孔寒冰

副主编：王福春 赵育正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方向勤 艾四林 许 刚 吴学永

吴晓东 钱国平 崔伟奇 彭华璋

二十世纪大人物

主 编：孔寒冰 汤 炜

编写者：汤 炜 钱克锦 王福春

总

序

64126/23

20 世纪即将逝去,21 世纪即将来临。

光明与黑暗,战争与和平,前进与倒退,建设与破坏……没有哪一个世纪像 20 世纪这样令人类激昂奋发,又使人类沉思惊醒。

回顾 20 世纪,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事件,推动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大发明,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大伟人,光彩夺目、熠熠生辉的大明星……无一不令我们振奋、骄傲和自豪。20 世纪的人类以自身的伟力改造、改变了世界的面目,迎来新世纪的黎明。

但是,20 世纪并不全是辉煌灿烂,20 世纪也充斥血雨腥风:大战、热战、冷战;谋杀、灾难、政变……多少人死于无辜,多少人流离失所。人类在 20 世纪遭遇的不幸,也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

20 世纪扑朔迷离。20 世纪值得回顾。

知往为开来,回顾为前瞻。本丛书不仅为世纪的同龄人,为战后的中年人,更为跨世纪的青少年。愿我们每个人都从中受到教育和启迪。

本丛书以专题的方式,精选 20 世纪最具世界性影响和世纪性影响的大场面、大事件、大发明、大人物、大将军、大文豪、大明星……予以精彩描述和精当分析,使人们在历史知识的熏陶中,更好地把握现实和认清中国在 20 世纪即将逝去、21 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在世界格局中的历史作用,走向新世纪。

20 世纪正在逝去,21 世纪即将来临……

丛书编委会

目 录

克雷孟梭	(1)
威尔逊	(14)
劳合·乔治	(28)
孙中山	(41)
列宁	(55)
丘吉尔	(66)
斯大林	(92)
罗斯福	(107)
尼赫鲁	(124)
戴高乐	(138)
毛泽东	(150)
邓小平	(165)
戈尔巴乔夫	(181)

克雷孟梭

谈到法国的伟人，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拿破仑，会想到戴高乐，可人们似乎忘记了在拿破仑显赫一时的辉煌之后，法国是如何地暗淡下去的。从第二帝国崩溃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半个世纪中，法兰西不再有往日的荣光。她背负着狂妄的拿破仑三世在色当留下的法国人永远不能洗去的耻辱。然而，古老而骄傲的高卢雄鸡终究没有屈服，复苏的民族主义情感使法兰西终于在1918年11月，洗清了近半个世纪的屈辱。而引导它走向胜利的就是被人称作“老虎”的乔治·克雷孟梭。

旺代来的激进派共和党人

要理解旺代的人，你要先努力去理解旺代的荒原、沼泽、树林和与世隔绝的幽静的山谷。是的，这方土地造就了旺代人执着的信念和坚信自己的力量的高傲思想。在大革命后，这些思想使得旺代成为了保王党叛乱的源地。也可以说，正是旺代人鲜明、绝对的政治理念和宗教信仰造就了著名的共和派人士乔治·克雷孟梭。

1841年9月28日下午5时，乔治·克雷孟梭出生。他的家族是旺代一个显赫的家族，可他在别人夸耀自己的祖先的时候，忍不住要讥笑一番：人人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然而，这个医生的后代，其实骨子里有着极深的贵族精神，只不过这种贵族精神

表现为对旧贵族的一种叛逆罢了。正是身上流淌着的贵族的血液使克雷孟梭具有与生俱来的傲慢、独断专行和目中无人。其实，在年轻的克雷孟梭身上，你发现的许多看似矛盾的品性不过是大革命后法国分裂的灵魂而已。

少年时候，乔治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除了曾获得过哲学课拉丁文翻译一等奖和法语作文一等奖之外，我们很难发现还有什么可以预示出这个伟大的政治家的未来的东西。然而，成绩一般的克雷孟梭却热衷于政治，在南特城的一个叫普朗松的人开的书店那儿，他接受了自由党人的思想。祖国和共和在他 15 岁左右时已成为他这个严肃而专注的学生的信条了。1859 年，他来到了当时许多帝国仇敌的“避难地”——布鲁塞尔。在那里，遇到过浪漫主义大师维克多·雨果，无疑这次会见并没有使严厉清醒的讲求实效的乔治染上热烈而不十分有用的浪漫派气息。不过，他的确深为这位大师的魅力所吸引。到了 1860 年，他来到巴黎继续求学，受到他父亲的影响，他很快参加了一个共和派的政治团体。因为参与反对第二帝国的活动，他在 1862 年被投入了圣·佩拉吉监狱。在监狱里，他认识了当时被法国青年人誉为精神领袖的著名思想家布朗基，这对于他的坚定的反帝国信念有着很深远的影响。

1865 年，一直攻读医学，并打算将来从医的克雷孟梭递交了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解剖学基本概念的形成》。在这里，他捍卫了一个错误的理论，可又提供了能够证明其错误的方法，这就是克雷孟梭的思维。

学业结束之后，他去了伦敦，在那里他结识了许多忠实的朋友，受到英国民主主义哲学的影响。后来，他又来到南北战争刚刚结束的美国。当时，林肯刚遭暗杀。在美国的一段时期内，他仔细观察了这个年轻的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和他们自由民主的灵魂，尤其是三权分立使他饶有兴趣，他花了许多精力来研究美国

国会的运作，美国式的民主深深地吸引了他。几个月后，他在纽约附近的一个女子中学得到一个历史和文学教员的职位。在这里，他深深地爱上了一位美国姑娘，也就是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玛丽·普卢默。在美国时间长了，他发现了一些共和制的令他失望的东西，尤其是他认为国会政治实质上是一群花言巧语的政客借以统治美国的工具。一下子，美国的迷人魅力没有了，更谈不上实现他的共和理想了。回到法国，他遇到了法国历史的一个转折时刻——普法战争的失败，这使他这个共和派人士真正走上了政坛，他被临时政府任命为巴黎 18 区区长，他立即号召人民起来保卫巴黎。他说：

“公民们，

“法兰西是应该沉沦、消逝，还是应该重新站到各国人民的前列？

“这个问题今天已提在我们面前，要由我们来解决。

“敌人已兵临城下。我们的胸膛将是祖国的最后堡垒，这个日子也许不远了。人人都知道自己的义务。

“我们是大革命的儿子。让我们效法 1792 年我们先辈们的榜样，和他们一样，我们必胜。

“法兰西万岁！

“共和国万岁！”

1871 年 2 月，他还当选为巴黎的议员，强烈的爱国心使这个初登政坛的年轻人很快站到了激进的反投降派的一方。他是拒绝批准普法和约的 107 位议员之一。可是，在随后而来的巴黎公社时期，它又坚定地站到了梯也尔政府一边，成为政府和公社起义者之间和解的政治掮客。有人认为，这时的克雷孟梭身上的那种对人民的热爱没有了。其实，克雷孟梭是不愿看到已是灾难深重的法国再受到内乱的打击。于是，他成了对立的双方都不欢迎的人，政府发出了逮捕令，而公社的人也把枪口指向了他。这些

经历使他的政治性格更加成熟，他虔诚地信奉正义与自由，但他又绝对不想要那种以牺牲和流血为代价换取的恐怖的民主和自由。这使得他成为多数派的敌人。他尊重普选，但这并不妨碍他本能地蔑视群众。他厌恶懦弱，因而他开始远离人群。对于议会里的互相残杀，他又深恶痛绝。总之，他的出众的品性使他既有天生的独裁者的性格，又有着绝对的自由主义。这些，成为他一生政治生活中根深蒂固的东西。

他只好开始去行医，可对政治的热爱使他又很快返回政坛。从普法战争的失败和巴黎公社带来的激烈动荡中，重新得以稳定局势的大人物们惶惶不安地建立了第二共和国。保皇党人痛哭流涕，视第二共和国的出现是他们最大的失败，而共和党人又不无忧伤地称法国是倒退着走向共和。克雷孟梭此时已是一名小有名气的激进派，他在议会斗争中初露锋芒，有人已经开始怕他了。不过，从1875到1879年这几年中，克雷孟梭的羽毛还未丰满。1875年，他被选为众议员，并提出了一个要求修改宪法，政教分离，离婚、新闻和结社自由的纲领。但是，过于激进的言词和观点并没有赢得议会多数的同意，这一纲领被否定了。他又提出建议赦免巴黎公社的社员，这一建议引起了更大的震动，不过仍未能得以通过，他成了反对派的代表者。的确，迫切需要恢复元气的法兰西并没有领受他的热情和“真知灼见”，共和国明显地向右转，作为激进派代表人物的克雷孟梭也随之而渐渐偃旗息鼓。他在总结自己，在积蓄力量。“老虎”睡下了，他一旦醒来，一定会让人们发抖的。

“老虎”怒吼了

克雷孟梭是任何一个掌权者的心腹大患。是的，他是一个倒阁的专家。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第一次倒阁是因为1880年法国

兼并突尼斯引起的。茹尔·费里是当时的总理，此人是一个帝国主义者，他特别强调要建立帝国，要不失时机地进行领土扩张，然而当时的法国人大多并未看到殖民地会给他们带来何种好处。1881年5月，法国兼并了突尼斯，法国人却总以为这个地方和当年在北美洲为冰雪覆盖的地方没有什么区别，民心迅速向茹尔·费里发难，可这个政治领袖却极其错误地决定提前举行选举，以度过危机，斗争立即尖锐起来。11月，议会中的辩论达到高潮，克雷孟梭以其极巧妙、尖刻的语言，直点茹尔·费里的痛处，结果，茹尔·费里内阁倒台了。在1883年，克雷孟梭又向第一次斗争中的战友和领导者、法国当时另一位政治领袖的内阁发难，这位甘必大没料想到，一下子被这个原来的朋友所打击，政府很快垮台，甘必大也很快死去了。这使得第一次被克雷孟梭赶下台的茹尔·费里不费吹灰之力，又一次出面组阁，并继续推行其侵略扩张政策。

茹尔·费里决意要到亚洲大陆去扩张。大多数公众表示怀疑，议会表示担忧，但都无济于事。茹尔·费里在此前已吞并了塔希提，并向马达加斯加岛和印度支那派遣了更多的军队。克雷孟梭认为这样急于扩张势力，是急功近利的金融家的意愿。他经过深入的思考之后，发现了法国在大地和水域之间的选择之中，常常会犯错误。他还认清了法国当时的情况，比如法国人的出生率很低，陆军和海军的实力也仅仅够保卫本土，法国不想殖民，可茹尔·费里的回答是：“殖民政策是永恒的竞争法则在国际上的表现……沉默和不参与的政策只能把法国引向衰落。法国不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它应该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应该对欧洲发挥更大的影响，法国从不会对希望法国强大的人怀恨在心。”不过，克雷孟梭可不信这些。1882~1885年中法战争之中，法国在军事上最终失败，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到巴黎，克雷孟梭怒不可遏。在1885年3月，他在议会上掀起了几乎可以称之为对茹尔·

费里的讨伐的论战，他的演讲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来，冷冰冰的，像一把剑，刺得议员们心里直发颤，许多人呆若木鸡。他的这次演说在某种程度上讲，可以称得上他倒阁“作品”中的经典。

这一次，“老虎”又获得了胜利。茹尔·费里辞职并受到国内的普遍的指责。虽然到4月4日，《中法新约》签订时，法国以战败国的实力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让步，中国被迫放弃了印支，法国其实成了胜利者。不过，这一切都无法挽回茹尔·费里的下台了。

“老虎”的这次胜利并不是完全的，后来的法国并没有退出殖民扩张。“老虎”就继续穷追猛打，在一次辩论中，讲了以下这些颇有先驱味道的话：“高级人种、低级人种，说得多简单，我不再信这些了。因为我看到有些德国人曾试图用科学证明，由于法兰西人种劣于德意志人，因此理应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印度是低级人种吗？中国是低级人种吗？不，并不存在高级人种对低级人种的权利，不必费心地把暴力伪善地称为文明，请不要谈什么权利、义务，你主张的征服，纯粹是滥用科学文明带来的力量去对付初级文明，以便把别人的据为己有，折磨他们，或者迫使他们耗尽气力为所谓的文明使者谋利。”

要是有人因为这些言谈和举动把克雷孟梭看作是一个反殖民主义者，那是片面的。他热爱的是政治，是权力，反殖民不过是他借用的一个工具而已。

克雷孟梭一次又一次地在倒阁的运动中冲在前面，而且打得最狠，以至于人们开玩笑地说：“除了让他自己当总理，否则谁也别想安心当政。”这个克雷孟梭难道真是如他自称的那样在捍卫自己的信仰吗？不！我们从他倒阁前后的言论和表现中不难看出，他并没有一个不变的需要维护的信仰或政治主张。因为他一直在倒阁，没有人能使他满意。他只是太爱心中那些至高无上的

祖国、人民、自由、平等的抽象原则了，以至于任何人只要违背了这些原则，他就成了克雷孟梭的“死敌”，不管他是个孤立主义者还是帝国主义者，不管他是个保守派还是个自由派。

1886年，他一度得到格雷维总统请他做总理的邀请，但他拒绝了。因为这时的克雷孟梭似乎还有着大革命时代留下的无政府主义的本能，他更愿意当一个永远的反对派和伸张正义者，战胜邪恶对他来说要比建设美好更令人陶醉得多，所以他拒绝了，不过他推荐了一位名叫布朗热的将军。这位将军后来成了爱国主义，对贵族的仇视为核心的布朗热主义的化身，这不仅引起了国内旧贵族势力的强烈反对，还引起了俾斯麦的仇视，他对法国发出了战争威胁。这引起了一场政府危机，茹尔·费里推翻了政府，这是很长时间以来，难得的一次不是由克雷孟梭领导的倒阁。法国政坛乱作一团，直到1889年，布朗热将军失去实力，并在第二年在他所追求的病故的情人墓前自杀身亡。克雷孟梭此时已抛弃了他。可是，在政治舞台上克雷孟梭并不总那么走运地任意摆弄他的那些对手。在1890年之后，他接连碰到了不少麻烦，第一件就是他同一位名叫赫兹的人有密切来往，而赫兹因经济问题受到指控，克雷孟梭因而受到牵连。在随之而来的因巴拿马运河引发的一次政治事件中，他也未能幸免。在1893年的大选中，他未能当选为议员，这使他声誉一落千丈。此时，他52岁。

克雷孟梭失去了参与权力斗争的机会，他就把注意力转向了办报纸，他是《正义报》的社长。从1893年10月起，他写了许许多多的文章，后来结集出版的有《社会混战》、《巨神潘》、《荏苒集》、《窥探人生》。他的文章中常常充满着人道主义和对社会的受害者的同情，但是我们要看到，他的人道主义只是源于一种对法兰西人民的同情和对国家的热爱，而并不意味着克雷孟梭摆脱了其旧贵族的根本习气。他是蔑视庶民的，虽然他一直把人民奉为神明。当时的法国逐渐地从色当惨败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

开始复苏，政治生活也逐渐正常了。

1894年，克雷孟梭深深地投入了声援德雷弗斯案之中，他和著名作家左拉站在一边，对法兰西给其公民德雷弗斯的不公平判决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一事件的实质是军队独特的道德原则和共和国的平等原则的深刻抵触。克雷孟梭出于对民主的虔诚信仰，在这一斗争中，他冲在了最前列。1895年1月，左拉写的那封著名的控诉檄文交给了克雷孟梭控制的《震旦报》，克雷孟梭为当时报纸想出了一个极为著名的标题——我控诉。2月23日，他在许多年的沉默之后，又一次站到了面对公众的讲坛上。

最终，共和国在军队和这些信仰卫士之间，还是选择了军队，左拉被判刑一年。这件事并没有给克雷孟梭带来特大的麻烦，相反他结束了二年的苦思冥想，又回到了他所钟爱的战场。从此，直到他晚年，克雷孟梭从未停止过战斗。

1903年，他和议会中的其他一些反教权的人士联合提出一项动议，要求把共和三年通过的政教分离的法案付诸实施。到1904年11月，一项关于政教分离的法案提了出来。公众的情绪也从而达到了高峰。可是此时，法国的国际形势也有些不妙，法国为将来复仇正在构筑的法俄、法英等同盟已引起了德国的注意和反对。对法国来说命运攸关的摩洛哥又发生了危机。日俄战争使法国的盟友变得十分的虚弱。德英间的竞争愈发激烈，法国势必难作旁观，特别是摩洛哥危机使法德几乎兵戎相见。而法国正处在经济复苏和殖民带来的普遍的和平主义和反军国主义思想情绪之中。到1905年底，政教分离方案仍争论不休，经白里安稍作变动而变得稍微温和一点的政教分离的法案，7月在议会通过，在12月将颁行。然而，1906年初，教皇又拒绝政教分离的法案。克雷孟梭在1906年上台之后，他才得以采取相当果断而坚决的手段推行其政教分离的纲领。他先是驱逐了教皇派来的、

对政教分离横加阻碍的教廷使节蒙塔尼尼。在1907年1月2日，他又颁布了“关于公众进行宗教活动的法律，然而教皇却下令对此项法律不予理睬，从而引发大范围的社会动荡。克雷孟梭不作丝毫让步，在议会辩论中，克雷孟梭坚定地说：“我要和教会战斗，但要在自由中战斗……政教分离法并非是尽善尽美的，但是我们面对的是既成事实。”这番话使当时主持政府的白里安十分不快，以至于退出会场。不过，克雷孟梭大获全胜，议会555票，仅有5票反对，法国和罗马教廷决裂了。这成为克雷孟梭捍卫其信仰的又一次重要胜利。

主宰法国的人

克雷孟梭主宰法国开始于1906年。他第一次受命组阁，在这次任职期间，他的第一项任务是实行政教分离。第二件事是他严厉地镇压了罢工。1907年，在南方发生内乱时，他却又任其混乱下去。

此时，法国的国际环境更加恶化。德国疯狂造舰，扩充海军。英法虽然加强了联盟，但又似乎走上了孤立主义的老路。摩洛哥危机又一次发生，战争似乎已走到了门口。然而，法国人似乎并不在乎这一切，克雷孟梭还下令1903年和1904年新入伍的军人提前退役，使法国只剩下一个年度的人员在服役。

1908年到1909年这一年度，克雷孟梭似乎仍未能从国内的混乱中抽出身来，而对于外部的危机他却处之泰然。德法之间互不相让，不过这一问题被巴尔干爆发的危机冲淡了。俄国和奥地利为巴尔干一块地区大动肝火。欧洲战争一触即发，克雷孟梭审时度势没有支持俄国，他知道法国现在不能和德国为敌。由于法国的克制，使德法矛盾稍有缓和，德法于当年签订了一个协定，德国答应不再干涉摩洛哥，法国则给德国以经济、贸易上的方

便。看上去这两次国际危机的处理违背了克雷孟梭一贯对德的强硬立场，可克雷孟梭知道盲动的代价，1870年的教训太深刻了。

1909~1912年间，克雷孟梭积蓄着力量。到1912年，由于德法危机的再次产生，他又找到了重登政治舞台的机会。克雷孟梭看到了欧洲正无法挽回地走向战争的现实。于是，就极力鼓吹爱国主义。

1914年，战争爆发了，法国人狂热地投入了战争。从来没有团结过的法国人，终于团结起来了，连这个倒阁能手也和政府站在了一起，他成了决定法国命运的人。

战争初期，他仍未能独掌大权。他认为政府不能令人满意，就又努力反对起政府来。在1915年1月，进入了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并成了委员会中最有威望的人。他使这个委员会成了一个提醒政府去做克雷孟梭认为必须去做的事的一个有力的工具。他曾使政府总理、他的政敌白里安到军事委员会接受质询18次。

1916年10月，克雷孟梭亲自巡视了凡尔登和索姆河战场，他发现了陆军在指挥上存在着不少失误，并再次向政府提出质询。

不过，此时的欧洲人似乎有些疲倦了。俄国正面临着和平主义的革命。英国也有许多贵族强烈要求不分胜负的和平。意大利要求保持中立的呼声也依然很高。德国又提出了和平倡议。美国总统威尔逊为了其所谓新纪元的理想主义，开始从中调停，可很快德国拒绝了调停，他们认为可以把战争打赢。1917年4月3日，美国参战。克雷孟梭立即颂扬起了这个曾让他不快的人和事佬威尔逊，他说：“历史的最伟大的变革之一在我们眼前发生了。美国人民有一位元首——在这一点上，美国人民比其它国家的人民幸运——一位无愧于美国人民精心维护的理想主义传统的元首，一位无愧于美国人民的勇气和毅力的元首。”胜利更加确定了，2百万美军将来到欧洲。1917年11月，76岁的克雷孟梭又